

## 悼張少坡修士（一）

楊永漢

（信報，2017年9月1日）

黃偉綸、邱誠武局長、世界傑出華人吳建華、十大傑出青年，研究伊波拉病毒的蔡文力博士、名導演林超榮、翁子光，都有一共通點，他們都是張少坡修士的學生。

2017年6月7日，前任荃灣聖芳濟中學校長，現任九龍聖芳濟書院校監張少坡修士，息勞歸主。十日後的守靈彌撒及安所彌撒，竟有接近千人來自世界各地的校友、老師來見張修士最後一面。如此受人尊重的人物，他究竟有何魅力。

第一次與張少坡修士見面，是應徵圖書館主任之職。校長滿頭銀髮，聲線低沉。校長室沒有空調，我們隔著寫字檯對談。他說中文，我說英語，因為我以為他是外國人，聽不懂他的中文。

校長總喜親自拿雜誌到圖書館，然後坐在我對面看書或報章。有次要是在圖書館開「大食會」，他忽然命我將檯椅排好，方便放食物。我心中很不快，認為這些工作不應該由我來做的。賭氣的說：「我們一起排位吧！」誰知校長完全沒有不滿的就站起來和我一起排檯椅。當時我的心非常慚愧，堂堂一位校長與我一起收拾檯椅，卻沒有半點不滿的神色，而我，則思潮起伏。

你無法想像學校是24小時開放，兩邊鐵閘形同虛設。有時工作至晚上11時，籃球場和足球場仍是人頭湧湧。當中很多不是本校學生，就這樣，校園變成社區中心。學生可以穿波鞋，穿短褲，甚至涼鞋。當然有家長甚反對，我曾經在一次家長聚會，投票決定是否可以穿波鞋，竟然超過九成家長支持。會考放榜前夕，容許同學回校傾談至天曉，又容許我們在修院煲糖水。學校，就好像自己的家，同學之間傾心而少欺詐。我與早年的學生，如兄如弟，就是這種環境孕育出來。同事告訴我，六、七十年代，荃灣是郊區農田，每逢暴雨，很多家庭都緊張安全問題，我校就開了禮堂，給他們休息，漸漸成了傳統，除自己的學生外，也容許其他人士入校。

由圖書館主任至學校的副校長，整整三十年，是我教育生涯最稱意的時期。當時，我與圖書館幹事會的同學感情很好，每年都舉辦四、五次聚會。我舉辦的活動，很多都帶有危險性的，包括海上宿營、到大陸旅遊、入住大學宿舍等。校長從來沒有反對，還鼓勵我多與學生接觸。某年，我校與其他學校一起聯合舉辦「乘風航」宿營水上活動，並找到了贊助商。當我們付了訂金後，贊助商只答應捐助實物，不捐助金錢。這次傷神了，整群幹事要拚命籌款。最後，還差七千元，看來要取消活動了。誰知校長竟一口答應，餘款由他負責。整班同學，由失望，變成喜出望外。到現在，當日的同學見面，仍津津樂道。